

人间物语

灯下书

牧童遥指的坛子

| 陈武文 |

我在不少城市参观过当地的博物馆，最喜欢欣赏的是那些盛酒器，也就是各种坛坛罐罐。那些数千年前出土的坛坛罐罐，形态各异，造型独特，材质也不一，秦汉时以铁器、青铜器、漆器等为主，以后各代，以陶器和瓷器为主。这些盛酒器，除造型上有变化外，外部的雕纹、彩绘也很讲究。欣赏这些坛坛罐罐，除了会联想到关于酿酒的工艺和古人喝酒的故事，还能从盛酒器的形制和图案上，感受其在历史长河中的变迁和记忆，感受其风俗文化的沿革和发展。

但是，那么多坛坛罐罐，分散地陈列在各地的博物馆里，总是不过瘾，总想能把这些历朝历代的盛酒器集中地欣赏一次。如果偶尔在生活中遇到装帧别致的酒瓶(坛)，也自然会联想到曾经看过的那些坛罐，并飞翔了自己的思绪。

2019年7月，我在北戴河中国作协创作之家休养，认识来自内蒙古兴安的诗人布和必列格，他是蒙古族人，好喝酒，也好客，请我喝了一次酒。隔天，我准备回请他，到附近超市去买酒。转了好几家超市，都没有买到心仪的酒(只有当地的杂牌子)。扫兴而归时，路过安一路路口一家小超市，看到有坛装的汾酒，心中不禁大喜，买了几瓶。这是市面上常见的那种牌子，小坛子的材质是瓷，黑色，泛着油光，有金色的杏花图案。看着精美的小坛子，心想，也许过了几百、上千年后，那时的人们也会将这汾酒的盛酒器，当成文物，和历代出土的那些坛坛罐罐一起，陈列在博物馆里，供人鉴赏、品评；也或许会被写进某个国家的教科书里，向世人陈述它们曾经的沧桑和历史；也或许会进入某张试卷的考题中，供学生们解答、书写。

晚上我们几个人在创作之家的二楼平台上喝酒，月色清冽，风也凉爽，我们喝着飘香四溢的来自杏花村的酒，对月当歌，也有点古人的意思。席间，他们都夸酒好，清香、醇厚而又绵软，布和还朗诵了一首诗。酒香又吸引来几个诗人，他们没喝到汾酒，表示要收藏小坛子。众所周知，收藏五彩缤纷的盛酒器，也是文人的一大雅好，已故著名作家林斤澜先生，生前就藏有很多，其中，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生产的四个不同颜色一套的小坛子“汾竹白玫”，四种酒分别为汾酒、竹叶青酒、白玉汾酒、玫瑰汾酒，工艺特精，一直是林老的镇宅之宝。

听他们夸着酒好，仗着几分酒意，我告诉他们，后天我就要去杏花村了，去体验古老的杏花村酒文化了。他们听了，都很羡慕我，让我代他们多喝几杯，好像我喝好了，就和他们喝好了一样，我开心了，他们就开心了。

杏花村的酒，有6000年的历史了，各种关于酒的传说更是数不胜数，别的不用说，仅杜牧的遥手一指，就让天下人都知道杏花村了。我们知道，文坛有领袖，诗坛也有领袖，在当时，杜牧就是当仁不让的诗坛领袖，他在纷纷的清明雨中的遥手一指，便是首屈一指的酒坛领袖杏花村。先锋小说家孙甘露先生写过一篇著名的小说，叫《我是少年酒坛子》。这个题目好啊，有酒，也是一行诗。我一直就神往酒坛子

的生活。酒坛领袖杏花村，自然就是我梦中向往的地方了。

杏花村，我来了！

甫一进村，就被巨大的酒坛子吸引住了。除了村口这尊招牌雕塑，陈列在汾酒博物馆和杏花村老作坊遗址等地的盛酒器，也就是那些坛坛罐罐，让我大开了眼界，并真真实实地欣赏到杏花村酒文化的精髓。这些盛酒的坛坛罐罐，最早可上溯到仰韶时期，特别是1989年在杏花村出土的小口尖底瓮，被考古学界认为是仰韶时期的器物，是中国最早的“酿酒发酵容器”，也可称之为最早的“酒坛子”。这个酒坛子为陶质，小口、尖底、鼓腹、短颈，外形整体呈流线型，还有两只“耳朵”，腹部饰纹线。据九观堂公众号《瓶说酒史》之一的《小口尖底瓶》所说，杏花村遗址第三至六阶段，又“分别出土了仰韶文化晚期(相当于仪狄造酒时期)、龙山文化早期和晚期(相当于杜康造酒时期)以及夏代的器具，酒器品种和数量也越来越多。除发酵容器小口尖底瓶外，还有浸泡酒料的泥质大口瓮，蒸熟酿酒用粮的甑、鬲，盛酒器壶、樽、彩陶罐，饮酒器尊、豆以及温酒器等”。这真是杏花村对酒界的一大巨献。从仰韶时期一路延续下来，经夏、商、周、汉代、魏晋、隋唐，历朝历代都有，且工艺也越来越精，形制也越来越多样，方的，扁的，圆的，龟形的，葫芦形的，雁脖形的，蒜头长颈形的。有一个酒坛子，是北齐时代的产物，坛子上的色彩为酱青釉，状为弦纹，真是好看啊。还有一尊宋代的，形制为方体带褐彩划花的坛子，工艺古拙而精美。同样是宋代的一个酒坛子，采用黑釉雕花的工艺，花纹又体现了粗犷之美。而更多的酒坛子，来自晚清和民国，特别是民国时的酒坛子，已经有了商标意识，如三斤装的玫瑰露酒坛子，是香港永利威公司定制的，这个坛子的釉彩也是玫瑰红色，下粗上细，让人感觉很稳当。最后，我的目光，停留在1915年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获金奖的那尊酒坛子，其造型敦实、大气，所贴商标也特别精美，有古风。2003年出品的老白汾酒坛子也值得一说，我看到的有两种，一种是方鼓形的，蓝色，上有杏花的图案。而另一种的造型设计，更能体现出其高明之处了，坛子直接就是一朵立体的杏花，加上花瓣上排列的几枝白金杏花，把杏花村的元素体现得淋漓尽致。待到了当下藏酒之处，但见各种坛坛罐罐更是琳琅满目，仅从颜色上分，就有红黄蓝绿黑多种，造型更是美不胜收，有一种抹茶绿的坛子，线条流畅，色彩养眼，仿佛一首田园诗。这些坛坛罐罐汇合一处，在酒柜上一排排陈列，把它们当成纯粹的艺术品也完全可以的。

一路欣赏下来，我完全相信，酒的根在杏花村，酒的魂也在杏花村！杏花村就是酒坛的盟主！

酒坛子里藏有美酒，就好比文人的肚子里藏有诗文，如果这么说，文人就是酒坛子！杜牧寻访和牧童遥指的，也是酒坛子！酒和诗，历来是文人的两个翅膀，喝好了酒，才会有好诗。酒是物质的，诗是灵魂的。物质和灵魂相得益彰了，诗才能达到妙境。

我说酒坛子，其实就是在说酒！

私人的火焰

| 周孟贤文 |

在美国康涅狄格州家里逝世的世界戏剧大师米勒，在生前一个狂风暴雨的夜晚，久久凝视风雨中愤怒抵抗的树木，久久谛听急骤的雨点击打万物的喧嚣，他坐立不安，文思激荡，他把烟末儿装上烟斗，大口大口地吸着，迅即点燃两根蜡烛，奋笔写作——写作中的他，说在“追求自己的私人火焰”。

什么是私人的火焰？我以为这是作家的全部的精神劳作，是洞照这个世界的思想之光，是夜空中的一道闪电。借助这种光芒，我们可从作家伏案写作的身体姿态以及严肃圣洁的面孔中，看到他的高度社会责任感和对人类的密切关注。

一直以来，米勒的“追求自己的私人火焰”这句话，像一粒种子落在我的心之原野，随之生根，随之萌发我对中国历史上的文化名人和这些文化名人的“私人火焰”的检索。

从《离骚》中，我们看到不看脸色看天色的屈原心中腾起的忧国忧民、愤世嫉俗的私人火焰；从《归园田记》中，我们看到“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的陶渊明内心深处对腐朽统治集团的憎恶和不愿同流合污的私人火焰；从“三吏”“三别”等诗作中，我们看到杜甫在一生漂泊中，不断地升腾痛击黑暗、抨击腐朽，同情和反映百姓苦难的私人火焰；从“乞我百万金，封我异姓王，不如独悟时，大笑放清狂”之诗句中，我们看到归隐于禅林的皎然蔑视权贵、洁身自好的私人火焰；从《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等篇章中，我们看到鲁迅笔下一刻也没停止冲腾的那团强烈抨击吃人的旧礼教和封建制度以及作家以文行医、补钙于民的私人火焰……

“私人火焰”是如何引发的？窃以为与私人的经历有关，这使我想起中外画坛两个行为失常的疯子：一个是红头发荷兰人，煮出的土豆汤有颜料味道，开枪自杀连心脏位置都找不准的凡高；一个是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的后裔八大山人。他们因自身

的经历或穷困潦倒，或亡国丧家而生发各自心中的私人火焰。从凡高自杀前所作的《鸦群与麦田》画作中，我们看那从天边由远而近的黑色群鸦——于转瞬间，会在视觉中变幻成一团团私人火焰；画家心头冲出的刮向社会现实的飓风；那金黄色波浪般的麦田，蕴含着画家生命最后终结时——心灵深处对社会、对人生的极为强烈、极为苦痛的情绪。须知，凡高的创作多为对现实、对生命内涵的体验和深刻反省。再看八大山人的画图，我们会想起他如浮萍如飘蓬的人生遭遇。这种遭遇使他沉默寡言，驱使他在门上贴了个“哑”字，与人说话或以手势表示，或以笔录交叙。之后，削发为僧的他，国仇家恨强压心头，自我压抑太久，导致精神变态，时而狂笑，时而疯癫，全身心致力于诗书画的创作，终于开画坛一代雄风。细看他的作品，蕴含着他那孤傲倔犟之气和骨子里清高出世的思想，这就是他的私人的火焰！

作家作品中的火焰，虽是“私人”的，但它能观照这个现实，烛照这个时代，因而它是崇高的、美丽的。不可想象一个没有忧患意识和良知意识的作家，能在自己的作品中升腾绚丽的、耀眼的火焰！想想吧，倘若米勒的戏剧作品不是以针砭现实为重要特征，他的代表作《推销员之死》自1949年首演以来，能在过去六七十年多的时间里，世界各地每个周末至少有一个剧场上演？能将这部经典之作翻译成29种文字？换言之，正是千千万万的观众从这部作品中看到了剧作家的“私人的火焰”，并因这种“火焰”照亮了自己，看清了世界，才长演不衰、深受喜爱。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作家也是一个“推销员”。不过，推销的是作品、是文化。为了造就一代(或几代)人，每个作家都该在“推销”前(或“推销”中)自觉查一查自己的作品有没有“私人的火焰”，那是些什么样的“私人的火焰”。



此心安处

插画 / 马叙